

欧盟安全机制

——一种社会学视角的分析

O M A Q J Z Y Z S H X S J D F X

李格琴 著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湖北人民出版社



欧盟安全机制

——一种社会学视角的分析

O M A Q J Z

J D F X

李格琴 著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湖北人民出版社

鄂新登字 01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欧盟安全机制:一种社会学视角的分析/李格琴著.
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8.11

ISBN 978 - 7 - 216 - 05720 - 2

I. 欧…

II. 李…

III. 欧洲联盟—规划安全—研究

IV. D814.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202551 号

欧盟安全机制

——一种社会学视角的分析

李格琴 著

出版发行: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湖北人民出版社

地址: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
邮编:430070

印刷:武汉市楚风印刷有限公司

经销:湖北省新华书店

开本:880 毫米 × 1230 毫米 1/32

印张:6.75

字数:204 千字

插页:2

版次:2008 年 11 月第 1 版

印次:2008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ISBN 978 - 7 - 216 - 05720 - 2

定价:18.00 元

本社网址:<http://www.hbpp.com.cn>

目 录

导 论	1
一、有关欧盟(欧洲)安全机制研究的主流视角	1
二、探索欧盟安全机制研究的新视角:国际安全研究的 社会学视角	10
三、本书的研究方法与基本框架	23
第一章 欧盟安全机制研究的理论前提与 分析层次	29
一、欧盟安全机制研究的理论前提	29
二、欧盟安全机制的分析层次与研究变量	42
第二章 欧盟安全机制中的安全身份建构	50
一、二战后西欧民族国家身份的转变与政治互信的 EPC 规范	50
二、冷战后欧盟整体安全身份的形成	64
三、欧盟非传统安全身份的定位	81
第三章 欧盟安全机制的制度化规范	95
一、非传统、多元化的安全目标	95
二、跨支柱、多层次的决策结构	98
三、从预警到评估的系统化行动程序	104

第四章 欧盟安全机制的主要治理领域	109
一、危机管理治理	109
二、以预防冲突为目标的发展、援助、联系治理	116
三、反恐合作治理	122
四、能源安全治理	125
第五章 欧盟安全机制的社会化功能	131
一、欧盟安全机制的社会化功能之一：内化信任	131
二、欧盟安全机制的社会化功能之二：文化扩散	136
第六章 欧盟安全机制面临的社会性问题	142
一、欧盟安全身份的功能有限性问题	143
二、欧盟内部精英与民众之间的信任问题	145
三、欧盟安全机制的文化认同问题	150
结 语 社会学视角研究欧盟安全机制及启示	155
一、对欧盟安全机制的整体评估	155
二、社会学视角介入国际安全研究的启示	157
三、社会学视角研究在中国的发展趋势	161
主要参考文献	163
附录一：国际政治文化研究范式及其评介	178
附录二：社会学视角解读“安全”本质及启示	196
后 记	211

导 论

一、有关欧盟(欧洲)安全机制研究的主流视角

冷战结束后,国际安全研究出现了地区主义潮流,欧洲安全问题成为地区安全研究的热点。欧洲安全最显著特征是其机制化的发展轨迹,欧盟(欧洲)安全机制成为欧洲安全研究的核心问题。目前学界对欧盟(欧洲)安全机制的研究主要分为三种视角:新现实主义、新自由制度主义与安全共同体的认同视角。

新现实主义主要从物质结构与权力均衡视角分析欧洲安全。他们认为冷战结束后,欧洲安全结构呈美国、欧盟、俄罗斯泛欧洲体系三极结构,并分别以北约、欧盟、欧安组织等安全机制为核心。他们依据军事能力、权力结构等因素将欧盟安全机制看作与北约、欧安组织等性质、功能相似的体系,把欧盟的防务能力与北约相比,认为欧盟要想在欧洲安全结构中获得重要地位,必须加强自身

军事实力的建设。^① 在论及欧盟安全机制的发展动力时,众多学者认为,冷战后欧盟之所以如此迅速地发展自身安全与防务制度的建设,是与美国的霸权力量加强、德国恢复统一后的强大、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的不稳定等影响欧洲安全秩序的重要因素相关,欧盟希望借共同外交与安全机制来平衡美国、吸纳德国、制约俄罗斯,以达到欧洲安全格局的均势状态。^② 有学者甚至预言,未来欧洲安全结构将呈现美国、欧盟、俄罗斯三极平衡的泛欧洲安全体

① 朱明权:《欧盟共同外交和安全政策与欧美协调》,上海文汇出版社 2002 年版;夏保成、王保庆主编:《欧洲一体化与欧洲安全》,长春出版社 2001 年版;肖元恺:《世界的防线:欧洲安全与国际政治》,新华出版社 2001 年版;陈志敏:《欧洲联盟的军事化:从民事力量向军事力量的变形?》,载《欧洲研究》2004 年第 5 期,第 79~92 页;刘键生:《欧洲的安全形势与机制》,载《国际问题研究》2000 年第 1 期,第 43~46 页;肖元恺:《世纪之交的欧洲安全结构》,载《欧洲》1997 年第 3 期,第 52~58 页;朱立群:《北约、欧盟双扩与欧洲新安全结构》,载《国际问题研究》2002 年第 6 期,第 48~53 页;高华:《欧盟独立防务:开端、问题和前景》,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2 年第 7 期;张茂明:《试析欧盟在世界格局中的位置》,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2 年第 4 期,第 60~65 页;袭元伦:《欧盟扮演的角色》,载《现代国际关系》2005 年第 2 期,第 20~21 页。

② James H. Wyllie, *European Security in the New Political Environment: An Analysis of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National Interests*, New York: Addison Wesley Longman Publishing, 1997; Mary M. Mckenzie and Perter H. Loedel, *The Promise and Reality of European Security Cooperation: States, Interests, Institutions*, Westport: PRAEGER, 1998; Michael Smith, "Between Two Worlds? The European Union, the United States and World Order", *International Politics*, Vol. 41, No. 1, 2004; Barry R. Posen, "ESDP and the Structure of World Power", *The International Spectator*, Vol. XXXIX, No. 1, 2004; 安·马库森、肖恩·科斯蒂冈:《武装未来》,殷雄等译,新华出版社 2000 年版。

系,而欧盟集体安全制度的建设与实施是欧盟能否成为其中一极,与美国、俄罗斯建立良性关系的关键。^①

欧洲一体化理论的政府间主义具有现实主义的倾向,在剖析欧盟安全机制、政策时,政府间主义集中从欧盟成员国家的安全利益角度来解读欧盟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的形成、性质与影响。斯坦利·霍夫曼指出,欧盟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每向前迈进一步,都是成员国家安全利益协调的结果,其决策程序、行动效力无不受到成员国家特别是欧盟大国的主导,体现大国意志。^② 欧洲一体化理论的政府间主义认为,由于安全事务主权让渡的敏感性,欧盟的安全一体化建设只能在政府间层次进行,CFSP 的功效发挥很大

① Preben Bonnén, *Towards a Common European Security and Defence Policy : the Ways and Means of Making it a Reality*, Münster : Lit Verlag ; Piscataway, NJ : Transaction Pubs. , 2003; Trevor C. Salmon and Alistair J. K. Shepherd:, *Toward a European Army : a Military Power in the Making?* Boulder, Co. : Lynne Rienner Publishers, 2003; Adrian Treacher, "From Civilian Power to Military Actor: The EU's Resistible Transformation", *European Foreign Affairs Review*, Vol. 9, 2004, pp. 49—66; Neil Winn, " Towards a Common European Security and Defence Policy? The Debate on NATO, the European Army and Transatlantic Security", *Geopolitics*, Vol. 18, No. 2, 2003, pp. 47—68.

② Stanley Hoffmann, "Towards a Common European Foreign and Security Policy", *Journal of Common Market Studies*, Vol. 38, No. 2, 2000, p. 198.

程度取决于成员国的意愿与政策协调。^①

除了主流现实主义,新自由制度主义对冷战后欧盟(欧洲)安全的研究也非常活跃。新自由制度主义把制度主义理论扩展到欧洲安全事务领域,认为建立完善的安全机制是解决冷战后欧洲新安全威胁的关键。在基欧汉与哈夫德顿(Helga Haftendorn)等人合著的《不完美的联盟——超越时空的安全机制》^②一书中,作者指出,欧洲安全机制如北约、欧安组织、欧盟与其他机制一样,其功能应体现劝服信用、惩罚欺骗、建立标准与透明度,安全制度能通过提供令人信服的信息与规范获得影响力,影响和改变国家的安全战略。基欧汉强调,安全机制中的协议即使是强制协议最终仍要以互惠为基础,收益必须大于成本。如果参与安全机制的成本大于收益的话,安全机制将不可能成功。可见,新自由制度主义把经济学的理性制度分析应用于欧洲安全制度研究上。

在涉及欧盟安全机制时,欧洲一体化理论中的新自由政府间主义与新自由制度主义一脉相承,聚焦于国内因素与跨国组织(国

① 林甦、张茂明、罗天虹主编:《欧盟共同外交和安全政策与中国—欧盟关系》,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陈玉刚:《欧盟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机制及其能力评估》,载《欧洲》1999年第4期,第54~60页;陈志瑞:《试论欧盟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的“布鲁塞尔”化》,载《欧洲》2001年第6期,第55~65页;李兴:《论欧盟共同防务的特点、问题及其前景》,载《武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1期,第105~109页;武广震:《欧盟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的由来、机制及问题》,载《国际关系学院学报》2003年第1期,第8~12页;苏组辉、尚丽琴:《欧盟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的进展、动因与问题》,载《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03年第3期,第64~69页;刘文秀、龚子方:《欧盟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制约因素探析》,载《国际问题研究》2005年第1期,第46~50页。

② Helga Haftendorn, Robert O. Keohane, and Celeste A. Wallander, *Imperfect Unions: Security Institutions over Time and Spac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际制度)对国家安全偏好的影响。^① 此外,新自由政府间主义追述 CFSP 与 ESDP 的发展轨迹,试图说明共同安全机制对成员国和东扩的准成员国的影响。^② 一般来说,自由政府间主义主张欧盟集体安全制度突出其软性的民事力量和政府间合作特征,认为这是欧盟安全机制与其他安全机制没差别所在。^③

近年来,从安全共同体认同视角来分析欧洲安全机制越来越受到学术界的青睐,并形成欧盟安全研究的潮流之一。不少学者指出,欧盟安全与防务合作机制的背后,体现的是欧盟各成员国及其民众正在形成的集体安全认同,这种对自身安全身份的共同属

① Andrew Moravisk, "Taking Preferences Seriously: A Liber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51, No. 4, 1997, pp. 513—553.

② Vladimir Bilcik, "ESDP and the Security Policy Priorities and Perspectives of Central European EU Candidate States", in Joachim Krause, Andreas Wenger and Lisa Watanabe, *Unraveling the European Security and Defense Policy Conundrum*, Bern: Peter Lang AG, 2003.

③ Sten Rynning, "A Fragmented External Role: the EU Defence Policy, and New Atlanticism", in Michele Knodt and Sebastiaan Princen, *Understanding the European Union's External Relations*, London: Routledge, 2003; Simon Duke, *The Elusive Quest for European Security: From EDC to CFSP*, London: Macmillan Press LTD, 2000; Jacquelyn K. Davis ed., *European Security Institutions: Ready for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Virginia: Brassey's. Inc, 2000; Heinz Gartner, "European Security after September 11", *International Politics*, Vol. 40, No. 1, 2003, pp. 59—73; Robert E. Hunter, *The European Security and Defense Policy: NATO's Companion—or Competitor?*, Santa Monica: Rand, 2002.

性的认识与归属感是欧盟共同安全机制存在与发展的基础。^①从欧洲安全与防务认同来解读欧盟安全机制主要有三种分析路径：第一，西方安全共同体中欧盟安全认同的问题。二战结束后，为了对付苏联，西欧与美国包括加拿大、澳大利亚等结成了军事防御联盟，并形成了稳定的西方安全共同体。整个冷战时期，西欧把安全与防务任务交给北约，安全忠诚也随之归属于西方安全共同体。冷战结束后，西方安全共同体继续存在并迅速扩展与转型。与此同时，随着欧盟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支柱的构建，特别是经历了南斯拉夫危机、科索沃战争之后，欧盟的独立安全意识逐渐增强。于是两种安全认同的关系问题成为学者关注的焦点：以美国为首的跨大西洋安全认同中是否存在欧盟独立的安全认同？学者们纷纷从冷战欧洲安全格局、欧盟与美国安全价值观异同比较等方面分析，认为冷战后欧洲安全格局的改变使欧洲减弱了对美国的防务依赖，欧盟从20世纪70、80年代开始在外交上用一个声音说话的努力以及90年代以后在安全防务合作上的制度建设促使欧盟自我安全身份意识增强，在西方安全共同体的地位上不像冷战时期那么被动。然而，全球安全形势的不确定性与美国领掌世界、扩散西方价值观的雄心使欧洲仍会留在大西洋共同体内，欧盟安全认

^① Ole Waever, "European Security Identities", *Journal of Common Market Studie*, Vol. 34, Issue 1, March 1996, pp. 103-303; Craig Parsons, "Showing Ideas as Causes: The Origins of the European Union",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56, No. 1, 2002, pp. 47-84.

同并存于西方安全共同体内。^①

第二,欧盟东扩过程中共同安全与防务认同的构建。有些学者从欧盟东扩这一跨世纪进程角度,指出欧盟东扩实质上也是欧盟安全规范、价值认同的扩散,要想将中、东欧等国家吸纳进来组成一个新的安全共同体,首先必须树立欧洲安全认同。^②然而由于中、东欧国家的成员国身份定位与归属感需要一段时间的磨合才会形成,再加上美国在中、东欧地区的安全影响力,目前欧盟整合 27 国的安全目标乃至达到安全认同,并非一朝一夕的易事。如果欧盟不能在安全及其他机制方面进行完善以适应 27 个成员国庞大组织的需要,欧盟安全认同不仅不会增强还有被淡化的可能。

第三,欧洲安全认同与民族国家认同的关系。自欧洲一体化步伐开启以来,有关欧洲认同与民族成员国家认同的争论就没有

① Michael Brenner, *Terns of Engagement: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European Security Identity*, Washington D. C.: the 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1998; Sophie Vanhoonacker, *The Bushi Administration (1989—1993) and the Development of a European Security Identity*, Burlington: Ashgate Publishing Company, 2001; Sjursen Helene, "Changes to European Security in a Communicative Perspective", *Cooperation and Conflict*, Vol. 9, No. 2, 2004. 蔡华堂:《9·11 后美欧安全观的碰撞与大西洋联盟的走向》,载《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05 年第 2 期,第 81~86 页;冯仲平:《欧洲安全观与欧美关系》,载《欧洲研究》2003 年第 5 期,第 1~10 页。

② Emil J. Kirchner, "Second Pillar and Eastern Enlargement: the Prospects for a European Security and Defence Identity", in James Sperling, *Two Tiers or Two Speeds? The European security Order and the Enlargement of the European Union and NATO*,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1999. Frank Schimmelfennig, "The Community Trap: Liberal Norms, Rhetorical Action, and the Eastern Enlargement of the European Union",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55, No. 1, Winter 2001, pp. 47—80;

停止过。欧洲一体化程度不断深化,超国家机制以及共同体内人员、资本无国界的流通会不会消解成员国家的民族认同,取而代之的是统一的欧洲认同?根据欧共体(欧盟)五十多年的发展轨迹,学者们普遍认为,欧洲民族国家的民族主义意识和认同并没有因欧洲一体化的发展而消退,而是实现了“融入欧洲”的转型,即民族国家认同的欧洲化转型。^①这种转型的特征就是民族认同与欧洲认同并没有彼此消长,而是成员国将欧洲整体利益整合到民族国家利益中,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彼此都给予对方空间的关系。^②近年来,在讨论欧盟集体安全机制的发展与扩散时,学者也开始关注民族国家认同与欧洲安全认同冲突与融合关系,有学者指出,由于各成员国在安全事务合作时拥有绝对的自主权,因此要用欧盟安全认同整合各国安全目标与利益相对经济领域要困难得多。^③

总体来说,新现实主义、新自由制度主义以及认同理论对欧洲(欧盟)安全机制的研究成果体现了人们对欧洲安全及其制度化的逐渐深入的认识。他们都从某种程度或某个方面揭示了反映客观

① Martin Marcussen, Thomas Risse, Daniela Engelmann—Martin, Hans—Joachim Knopf and Klaus Roscher, “Constructing Europe? The Evolution of Nation—State Identities”, in Thomas Christiansen, Knud Erik Jørgensen and Antje Wiener, *The Social Constitution of Europe*,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Inc., 2001, pp. 101—120.

② Willfried Spohn, “National Identity and Collective Memory in an Enlarged Europe”, in Klaus Eder, Willfried Spohn, *Collective Memory and European Identity: The Effects of Integration and Enlargement*, Aldershot, Hants: Ashgate Pub. Co., 2005. 李明明:《试析欧洲认同与民族认同的关系》,载《欧洲研究》2005年第3期,第80~96页。

③ Przemysław Grudziński and Peter van Ham, *A Critical Approach to European Security: Identity and Institutions*, London: Pinter, 1999.

事实的真理,但也存在视角的偏颇与不足。新现实主义强调欧洲安全主体的物质实力对比,关注各安全制度间的力量均衡的状态,却忽视了主体、机制之间存在的社会文化特征并由此而产生的社会文化关系与发展动力。由现实主义而来的欧洲一体化政府间主义将欧盟安全机制形成与发展动力仅仅看成是国家意志的体现,是各国安全利益妥协的结果。这种观点把制度看成国家利益的附属品,忽略了制度形成的其他重要因素以及形成之后对国家安全身份与行为的制约与塑造作用。新自由制度主义对制度的认识比新现实主义更为主动,它认为在行为体理性算计的基础上,行为体通过组建机制来体现彼此互惠与诚信的关系。由新自由制度主义而来的新自由政府间主义对欧洲政治一体化与欧盟安全机制的研究中,突出国内因素以及外部机制对主体国家安全偏好的影响。欧洲安全机制虽然在新自由制度主义眼中有了更为独立的地位与作用,但其理性选择视角对制度的理解比较狭隘,忽视了安全机制背后的社会文化因素,安全主体安全观念、价值观的文化背景,制度对主体身份与利益的社会化塑造过程等等。90年代兴起的认同理论在西方认同与欧洲认同、民族国家认同与欧洲认同的对比中揭示欧盟安全认同形成中的依托与独立性,并以此作为欧盟安全机制的历史文化基础。然而欧盟安全机制背后集体认同的建立是一个非常复杂过程,它包含着安全环境结构、地缘政治、传统文化等诸多内外要项以及行为主体对这些要素特有的认知模式。在此基础之上建立的安全规范也有一个塑造行为体的社会化过程。认同理论就认同谈认同,忽视认同形成的诸多客观、主观的要项,过于简单化。

欧盟是欧洲安全乃至全球安全秩序中的特殊行为体,冷战后欧盟主动进行联盟内部、周边以及其他地区的安全治理,形成独特的安全机制与安全价值、规范。要对欧盟安全机制进行全面解析,突破主流视角的局限,必须借鉴国际安全研究的社会学视角。

二、探索欧盟安全机制研究的新视角：国际安全研究的社会学视角

（一）国际安全研究社会学视角的兴起

西方国际安全研究的社会学视角，是冷战后兴起的借鉴社会学理论和方法超越传统安全理论本体论假设、研究对象与议程的新安全研究。严格意义上说，社会学方法研究国际政治早在 20 世纪 50 年代就已经发轫，如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理论、法国雷蒙·阿隆的历史社会学、英国学派的国际社会理论以及美国卡尔·多伊奇的社会沟通理论等等。冷战结束前后，随着社会建构主义国际政治理论越来越深远的影响，学者们对运用社会学理论与方法解释国际安全现象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西方国际安全研究刮起了一股社会学转向的旋风。他们借鉴社会学理论与方法，超越传统安全理论的本体论假设、研究对象与研究议程，形成了较有影响的学派，主要有威尔士学派的批判安全研究、哥本哈根学派的安全化研究、卡赞斯坦等的安全文化（规范）研究以及巴勒特等的安全共同体研究。

1. 威尔士学派的批判安全研究

批判安全研究（Critical Security Studies）是冷战后以肯·布斯和理查德·魏恩·琼斯为代表的运用法兰克福批判社会理论进行的安全研究，也称威尔士学派。批判安全研究最鲜明的特色就是对传统安全研究国家中心主义的批判与对军事安全议题的超越，转而以“个人的解放”作为其安全理论的核心。传统安全研究认为，所谓国际安全，就是国家的安全，国家安全了，个人就自然安全了。威尔士学派的魏恩·琼斯对此提出了置疑：“就全球多数地方而言，国家非但没有培育可以实现稳定并创造繁荣的氛围，却成

为其民众不安全的主要源泉。”^①这些不安全的因素包括贫困、环境破坏、人权限制等等。因此,批判安全研究主张将安全指涉对象定位在个人身上,强调“人的安全”,而人的安全又以人的解放为终极追求。肯·布斯阐述了安全与解放的关系:“安全意味着威胁的消除。真正的安全只有通过人民和集体才能够获得。解放则是使个人与集团免于那些阻止他们完成自己自由选择的事业的物质上和人为的束缚。……安全和解放是一个硬币的两面。解放,没有强权或指令,才是真正的安全。”^②威尔士学派将安全内涵与价值锁定在“个人的解放”上,是一种前卫且具有创造力的安全观,充分显示了威尔士学派对国际安全的社会价值的诉求。

把安全的边界扩展或者说还原到个人主体,以此来区分被传统安全研究掩盖了的国家安全与个人安全在安全认知上的差异。国家安全往往关注边界的军事安全、政权体制的稳固等,而个体安全还关乎国际社会普通民众社会生活的存在性威胁,如失业、贫富分化、环境恶化、社会暴力、文化认同、人权问题等等,而这些都是传统安全研究忽视甚至被排除在外的议题。

以“个人”为安全研究的主要指涉对象,关注国际社会中关乎民众社会生活的非军事安全议题,使威尔士学派的批判安全研究始终有一种理想主义的情怀,虽然超前,但却能反映人类社会、国际社会安全理念的进步。

2. 哥本哈根学派的安全研究

在欧洲,除了威尔士学派的批判安全研究以外,哥本哈根学派

① Richard Wyn Jones, “Message in a Bottle? Theory and Praxis in Critical Security Studies”, *Contemporary Security Policy*, vol. 16, No. 3, 1995, pp. 299—319.

② Ken Booth, “Security and Emancipation”,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 17, No. 4, 1991, pp. 313—327.

的安全研究也因其坚实的研究队伍、丰富的研究成果成为欧洲新安全研究的中坚力量。

哥本哈根学派最具特色的研究在于他们对安全内涵的社会性重构。他们指出,安全本质上是一种社会认知,即主体间的安全。和威尔士学派一样,哥本哈根学派也反对将军事威胁看作是安全内涵的全部,奥利·维夫认为:传统军事领域的“存在性威胁”可以超出不同的安全领域和分析层次并使之发生变化,即“存在性威胁”不但存在于军事领域,还可以存在于政治、经济、社会、环境等领域。^①他指出,安全是超越一切政治规则和政治结构的一种途径,实际上就是一种所有政治之上的特殊政治。^②这个意思是说,实际上不存在什么既定的安全,当一个事物被认定是“存在性威胁”,它就是安全问题。而把该问题变成一个安全事务,并通过打破规则来实施,不仅仅是由于存在真正的存在性威胁,也是因为这个问题是作为一种威胁被提出,这个过程就是安全化。

从维夫对安全与安全化的界定中,我们看到维夫在力图打破人们头脑中“安全是既定的、客观存在的东西”的印象,通过安全议程在其他领域的扩大塑造一种“主体间性”安全,即共享的、对某种威胁的集体反应和认知。而安全化过程,就是一个行为体适应其他行为体对一种“真正”威胁内容构成的认知,正塑造着国家体系内的安全互动。^③维夫还依据语言学理论把安全化过程称作是一种“语言—行为”(Speech—Act)的过程。^④

哥本哈根学派的另一特色是在主体间安全的认知基础上提出

① 巴瑞·布赞、奥利·维夫、迪·怀尔德:《新安全论》,朱宁译,浙江人民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30~31 页。

② 巴瑞·布赞、奥利·维夫、迪·怀尔德:《新安全论》,第 32 页。

③ 巴瑞·布赞、奥利·维夫、迪·怀尔德:《新安全论》,第 43 页。

④ 巴瑞·布赞、奥利·维夫、迪·怀尔德:《新安全论》,第 37 页。